

遥远的 巩乃斯

王树生 著

yaoyuan
degong
naisi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德茂

装帧设计：严立

遥远的巩乃斯

王树生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九号 邮编:830002)

新疆八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6 开 9.875 印张 18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5371-1574-5/I·557 定价:5.50 元

序

吴连增

在我的印象中，王树生是一位很勤奋也很有追求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创作始于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常读过他不少作品的原稿，也曾就一些作品坦诚地交换过意见。和大多数初学写作者一样，他的散文习作起初也带有一些明显的“模仿性”。我国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对他有过很大的影响，即使是不知不觉的。那些在当时产生过“轰动效应”的散文直到80年代仍然作为教科书中的范文在读者中广为传诵。那些作品的确是经过作者

千锤百炼出来的，其结构的严谨，语言的精练，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无须讳言，由于过分地锤炼而造成的思想的拘谨、形式的单调，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时代的局限，不能归罪于作家。今天的散文创作如果沿袭这条路走下去，无异于扼杀散文本来应有的那种鲜活的生命。

可喜的是，王树生没有被固有的程式捆住手脚。如果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多彩的边陲》中的某些篇章还带有明显的模拟痕迹，那么这本集子却努力摈弃了拘谨的单调，显得丰富而自由的多了，题材和写法也多样了一些。这里不仅有游记、人物特写，还有杂文。作者的视野十分开阔，从千里边防到绿色牧场，从小山村到边境口岸，从高原到河谷，都作了详尽的记述和细致的描写，使我们对古丝道的变化，对中国西部边疆的自然景观和人情世态有了更多的了解，使我们看到了大千世界里的各种有趣的、启迪情智、耐人寻味的风景。在游记和人物特写中，他不仅写到边防战士、汽车司机、养蜂人，猎人、牧人这些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普通劳动者，还记叙了画家、书法家、企业家的人生历程和他们所创造的业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想不到的是，王树生的杂文写得也不错。这与他长期在《新疆支部生活》杂志工作可能有关。他思考的一些问题，有的在其它作品中表述出来，有的

则通过杂文直抒胸臆。提倡什么，鞭答什么，他总是很明确的。

王树生的勤奋似乎是通过写作表现出来的，其实，写作的勤奋是依托于他勤于深入生活。他不满足于对社会对世界对知识的一知半解和浅尝辄止。据我所知，这些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跑上几个地方，一下去就是一两个月。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他宁愿冒着风险也要闯一闯，尝尝艰辛的滋味，感受生活的不同色彩。他从生活中汲取了营养，获得了知识和创作的激情。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记录自己的观感和体验，没有空洞的议论，没有故作高深的警言。平实，自然，真切。因为他忠实于生活。

当然，深入生活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所谓生活即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故而深入生活的方式也应当更宽泛一些，有上面和下面之分，有长期和短期之别，有带着明确目的的深入下去，有的则完全是随意性的。重要的不在形式，而在于是否“身入”之后“心入”。王树生宁愿吃苦，也要跑下去，跑到生活的最底层，去打捞那些最不被人注意、不被人重视、然而也是最宝贵最新鲜的东西。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不过，我们绝不可把深入生活看作是猎奇的手段。题材的新鲜未必是作品成功的关键。假如作品所提供的仅仅是新奇的见闻，而没有新鲜的见解和

深刻的体验，缺乏审美价值，读者是不可能为之动情，为之共鸣的。我以为王树生在这方面尚须努力。他的游记见闻式的随感式的描写似乎多了些，也显直露了些。有闻必录常常会使真正精美的部分失去应有的光彩。其次，语言也很重要。华而不实，空洞无物，故作高深莫测，故然是散文之大忌，但毫无特色，过分平实的语言也会使作品淡而无味。

散文是一种十分自由的文体。一个成熟的散文作家的标志，就是他能真实地、轻松自如地表现生活，无拘无束、生动活泼地表达感情。他甚至不考虑章法之类，但他必须找到与内容相和谐相统一的形式（包括语言）。其实，这就是章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并无技巧”，但要达到这种境界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新疆的散文创作是有潜力的，新疆的散文创作队伍正在一天天壮大。王树生在这支大合唱的队伍中唱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们为他的努力感到高兴。相信他会创作更多更好的具有生命力的散文作品。

目 录

序.....吴连增 (1)

遥远的巩乃斯

巴特尔..... (1)

花海养蜂人..... (5)

林场..... (8)

一家人..... (11)

猎人..... (14)

哈尔嘎特沟..... (18)

旖旎的阿拉套山

怪石沟..... (23)

野生动物的乐园..... (25)

难忘的夜晚..... (29)

两头牛的故事..... (33)

米尔其克草原..... (36)

卡答河..... (40)

巴尔鲁克山散记

额敏河..... (46)

记蛇..... (48)

阿迪力和牛..... (50)

苏云..... (52)

铁列克提轶事..... (55)

巴尔鲁克山的秋天..... (57)

阿山记事

雷电..... (61)

小村..... (63)

胡吉利平川..... (66)

深山考察队..... (69)

拉木头的司机..... (72)

鸟与腊梅..... (75)

阿依扎..... (77)

界河边..... (79)

老吉木乃..... (81)

骆驼峰下..... (83)

丝路履痕

星星峡..... (86)

塑像前的遐思..... (89)

岳公台..... (93)

如梦的巴里坤湖..... (96)

苏海图记..... (99)

重访老爷庙..... (102)

三岔口一日..... (105)

家书抵万金..... (108)

柳中今何在..... (111)

有壁画的地方..... (114)

火焰山下的古城..... (119)

游交河..... (124)

千年古道..... (127)

北疆的千佛洞.....	(130)
天山县与银山道.....	(133)
耿恭与疏勒城.....	(136)
阿力马里.....	(139)
铁门关.....	(142)
雨中游博湖.....	(146)
日落.....	(149)
东不尔沟.....	(152)
高原之夜.....	(160)
日出.....	(167)
热爱人生.....	(171)
说林肯拣学问.....	(175)
两个绰号.....	(178)
科学也需要想象.....	(180)
“觥筹交错谁做东”.....	(183)
广告引发的思考.....	(187)
酒与丑行.....	(191)
不虚美 不隐恶.....	(196)
莫因金钱脏笔头.....	(200)
铁面三御史.....	(204)
法不避友.....	(208)
法不避官.....	(211)
不为其子谋官.....	(214)
走过“山口”.....	(218)
有关佛的随想.....	(221)

一本写新疆的好书.....	(224)
《反菜根谭》读后.....	(227)
皇帝改错.....	(230)
劝家人廉洁.....	(234)
“黄米” “白米”	(237)
话说奢侈.....	(239)
练 嘴.....	(243)
人生七十艺未停.....	(246)
丹青难写是精神.....	(254)
妙造自然.....	(262)
墨清三尺水.....	(266)
新局长的一百三十天.....	(273)
他和绒山羊.....	(281)
西部风流.....	(291)
后记.....	作者 (307)

遥

远

的

巩

乃

斯

巴 特 尔

七月份，巴音布鲁克草原举办那达慕大会的前一天，我在天山深处的小镇巴仑台，搭乘一辆装满蜡烛的卡车经巴音布鲁克前往巩乃斯草原。

司机名叫巴特尔，蒙古族，二十五六岁，个不高，脸瘦长，是汽车专业户。一天前，他在乌鲁木齐买了一车蜡烛，连夜走后峡翻天山达坂，一早到这里，吃完饭又要赶往200公里以外的巴音布鲁克。

打开车门，看到巴特尔那疲倦的面容，和那双充满血丝，困顿的

就要眯成了线的眼睛，我心里不禁发怵，迈上驾驶室的腿不由自主地退了回来。我站在原地犹豫起来：真倒霉，遇上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

可最终我还是坐在巴特尔的身边。因为，从这里发往巴音布鲁克和巩乃斯的班车，在我们到达前已经开走，要想找辆便车可不容易……

许多年来，我已养成一种习惯，每次乘长途车外出旅行，只要坐在驾驶员的身边，即使再累再困，我也决不让自己睡着，道理很简单，我不想因为自己睡觉而影响司机，以致发生意外。

今天，面对巴特尔这样一位一天一夜没合眼的司机，就更应如此，尽管昨天夜里，在拥挤的火车上，我也一夜没睡，可是一上车我还是表现出少有的兴致，和他天南海北地聊天。他不吸烟，一边聊，一边用满嘴洁白的牙齿嚼口香糖。

我们聊天鹅湖、土尔扈特从伏尔加河返回巴音布鲁克，聊巴仑台黄庙，聊发财……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四五十公里。汽车一路上坡，在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颠簸，车颠得最厉害时，头撞到了车顶。公路边长满了绿草，河沟灌木密密匝匝，河水清亮，沟边的草地，不时跑出几只笨拙的肥胖的旱獭，样子十分可爱。

中午，灼人的阳光照进驾驶室，像火在烤，巴特尔困极了，眼睛常常睁不开，他打开车门，站在

车外，一手抓方向盘，一手抓住车门，任风吹拂脸颊。

当他重新坐进驾驶室，我望着他，半晌才问道：“为什么不在巴仑台歇一天？”

他嚼着口香糖，笑了说：“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吧！我不缺钱，家里有两辆解放卡车，还有一辆面包车，如果只为钱，我完全可以晚一两天，我是急着去参加那达慕大会，看我的妻子！”

“你妻子在巴音布鲁克？”

“对，她是文工团的演员，今晚在巴音布鲁克演出，你说，我能不去吗！再说那达慕大会，还等着用蜡烛。”他说，这段路他跑了好些年，从巴音布鲁克拉羊毛到乌鲁木齐，再拉满日用百货到巴音布鲁克，有时一月跑十多趟，每次挣千儿八百的。“虽说挣钱多，可是辛苦，吃不好，睡不好。有人眼红，只见我们挣钱，让他吃吃这苦，他行吗！”说着，他用劲将口香糖吐出窗外。

黄昏时，汽车停在一个名叫“反修桥”的地方，这里离巴音布鲁克只有三四十公里。桥旁开着两家饭店，门前停了一辆拉木头的卡车，司机五十岁左右，衣服满是污垢，一见巴特尔，高兴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我的车坏在这里，请帮帮忙。”

巴特尔去修车了，我躺在草地上望天空燃烧的

夕阳，后来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巴特尔推了我一下，我睁开眼睛，见太阳已经落山，忙起身跟着他坐进驾驶室，再看那辆车已经开走了。

“你认识那位司机？”

“不认识。这无管紧要，跑这路的司机都是朋友。这段路难走，尤其春天，冰雪融化，常常陷车，在这跑车，彼此要互相帮助，因此不管认识不认识，车陷了或者车坏了，大家都会帮忙的，当然除了个别钱迷心窍的人。”他告诉我，有一次，一辆车陷进泥坑，怎么开也出不来，开车的蒙族司机只好等过往的车帮着拉。几小时过去了，一个小伙子开着东风卡车过来了。蒙族司机请他帮助拉车，他张口要40元，蒙族司机听后把脸一沉，二话没说，掏出40元甩给他。车拉出后，小伙子开车先走了，可是才开出10多公里，他的车也陷进泥坑，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也没将车开出来，只好懊丧地蹲在路边，等后面的车来拖。蒙族司机走下车，冷冷地说：“拖车吗，先给80元！”小伙子无可奈何，只得如数付钱。

第二天，他们在招待所相遇了，蒙族司机掏出80元扔给小伙子，气愤地说：“跑这路的司机，没见过你这样的！”小伙子窘得满脸通红。

夜里11点多钟，我们赶到了巴音布鲁克，宽阔

平坦的草地上正在举办草原舞会。巴特尔把我领进招待所，然后急匆匆开车走了。后来，在那达慕大会上，我又见到了巴特尔，他身旁站着的那位蒙族少妇，便是他那当演员的妻子。

花海养蜂人

从巴音布鲁克到巩乃斯草原，其间相距只有四五十公里，然而，却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在巴音布鲁克，你领略到的是秀丽奇异的高原风光，四周虽然高山耸立，却没有一棵树，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覆盖着低矮的碧草，天空格外蓝，常常见不到一丝云彩，站在那儿，可以眺望很远很远。

而巩乃斯不同，我们离开巴音布鲁克后，几乎一路下坡，最后又顺了巩乃斯达坂的盘山道，来到巩乃斯草原，仿佛从山巅跌入了峡谷，眼前的景色美得令人吃惊。这里到处都是高大的松树和没膝深的绿草，遍地开满色彩缤纷的野花，空气湿润、清新，还带着雨后的凉爽。

我们顺巩乃斯河向上走，河水清澈如镜，发出轰轰的响声，河两岸除了灌木，还有大片的花草，形成花的海洋。灌木丛中，不时闪出一两顶帐篷，那是养蜂人的住处，附近齐齐整整地摆着一长溜蜂

箱，大群的蜜蜂从那里嘤嘤嗡嗡地飞进飞出。

蜂的主人是一位姓陈的四川人，他中等个，脸色黑红，见了我，热情地邀我进帐篷坐坐。帐篷里的空箱上放着简易床，中间空地上，放着装蜜用的塑料大桶。旁边有锅、碗、瓢、勺。这会儿，他那能干的妻子，正用一把快刀割蜂蜡，她一边割，一边用浓浓的四川话说：“蜂巢外面有一层蜡，取出蜜后，就可以割蜡了，不割就会浪费，人勤快，多割一些，就可以多一点收入，这蜡一公斤可以卖到十多元。”

老陈亲热地递过茶来，而后笑呵呵地自我介绍：“我们是从四川新都来这里放蜂的。”

“放蜂要跑这么远的路？”我惊异地问。

“是呀，养蜂不怕路远，就怕没有花，哪里有花，就到哪里。”

“花谢了怎么办？”

“中国地方大，气候差异明显，一年四季总会有花，二月，川东、川南的菜花就开了；三月那里的菜花刚谢，成都平原的菜花又开了；四月成都平原的菜花谢了，关中、宝鸡、山西、河南的菜花又开了；五月这些地方的菜花谢了，秦岭的狼芽花，洋槐花又开了；到了五月各地的山花都开了。这时，养蜂人有走青海的，有走宁夏的，有走新疆的……若走新疆，五月可去塔里木的农场采沙枣